

劉永濟著

詞

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23/9

劉永濟 著

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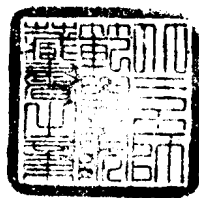
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814092

814092



詞 論

劉永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5 字數 86,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6,000

統一書號: 10186·240 定價: (六) 0.46元

出版說明

《詞論》爲劉永濟先生遺著。劉先生生前長期在武漢大學執教，對屈賦及《文心雕龍》深有研究，其詞學造詣亦爲人所推重。此書對詞學要義多所闡發，解放前曾由武漢大學印行，惜流傳不廣，今已罕見，且印行時未加標點，舛誤亦多。現根據武漢大學印本及後來劉先生在書眉上所作補充，重加整理出版，供詞學研究者參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12c 52/27

目 錄

卷上 通論

名誼第一

..... 二

緣起第二

..... 七

宮調第三

..... 一八

【附】燕樂四均二十八調表

..... 二六

調名緣起

..... 二九

聲韻第四

..... 三三

【附】毛先舒唐人韻四聲表

..... 四五

風會第五

..... 四九

卷下 作法

總術第一

..... 六三

取徑第二		七四
賦情第三		八一
體物第四		九二
結構第五		一〇一
聲采第六		一一一
餘論第七		一三三

卷
上
通
論

名誼第一

詞者，其始蓋衆製之通稱也。專目一體，未知所自。昔賢於此，亦多不詳。掇拾舊聞，約有兩誼：一者，樂家有聲有詞，古人緣詞製調，後人倚聲填詞，略聲舉詞，故曰詞也；

沈括《夢溪筆談》：「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

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鍾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

按沈約《宋書》謂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況周頤曰：「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填辭。此後一法也。

二者，詞者音內而言外，音屬宮調，言指歌詞，宮調內而難知，歌詞外而易見，簡內稱外，故曰詞也。

況周頤《蕙風詞話》：「意內言外，詞家之恆言也。」《韻會舉要》引《說文》作「音內言外」，當是所見宋本如是。以訓詩詞之詞，於韻殊優。凡物在內者恆先，在外者恆後。詞必先有調，而後以詞填之。調即音也。亦有自度腔者，先隨意爲長短句，後繩以律。然律不外正宮、側商等名，則亦先有而在內者也。凡人聞歌詞，接於耳，即知其言，至其調或宮或商，則必審辨而始知，是其在內之徵也。唯其在內而難知，故古云知音者希也。

張惠言《詞選目錄敘》：「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

按《說文解字》曰：「詁，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段玉裁曰：「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詁。……詁與辛部之辭，其義迥別。辭者，說也，从齒辛。齒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詁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司者，主也。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故从司言。陸機《文賦》曰：『辭呈材以效技，意司契而爲匠。』此字上司下言者，內外之意也。」段君以摹繪物狀及《文賦》語釋司言之意，與詩詞之詞雅切。況君从《韻會》釋作「音內」，陳義雖高，疑非正詁。又致堂胡氏《酒邊集序》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於理亦當，亦非確訓。

然則，詞之爲體，廣包聲律曲調，而詞之立名，局指字句篇章。非始製之正名，實約定而成俗，概可知矣。是以有宋一朝，異名殊衆。其曰曲子，曰樂府，曰樂章，曰琴趣，曰

笛譜者，從其入樂而爲名也。

按王灼《碧鷄漫志》曰：「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賀鑄方回撰，以舊譜填新詞，而別爲名以易之，故曰寓聲。」今考宋人詞集：以曲名者，則有王安石臨川、姜夔白石、史浩鄮峯諸家；以樂府名者，則有蘇軾東坡、楊萬里誠齋、康與之伯可、曹勛松隱、周必大平園、姚寬西溪、楊冠卿客亭、陳深寧極諸家；以樂章名者，則有柳永耆卿、劉一止行簡、洪适景伯諸家；以琴趣外篇名者，則有歐陽修永叔、黃庭堅山谷、晁補之无咎、晁端禮次膺、葉夢得石林、趙彥端介庵諸家；而周密草窗詞名《蘋洲漁笛譜》，張輯東澤詞名《清江漁譜》，皆從入樂立名者也。

其曰樵歌，曰漁唱，曰浩歌者，從其可歌而爲名也。

按朱敦儒希真詞名《樵歌》，陳允平西麓詞名《日湖漁唱》，蔡桤堅老詞名《浩歌》，皆從可歌立名者也。

其曰詩餘，曰長短句者，從其體製篇章而爲名也。

按宋人詞名詩餘者至多，而南宋人集，前人詞名《草堂詩餘》，意謂詞體出於詩，爲詩之餘也；至如秦觀少游、辛棄疾稼軒、劉克莊後村諸家詞名長短句，亦謂詞體以長短雜言成之；

皆從篇體立名者也。

竊嘗推闡其誼，蓋有可言者焉。夫論文學之始者，厥惟風謠。風謠之興，必資三者：一曰歌辭，二曰音樂，三曰舞蹈。歌辭以宣其情，音樂以象其聲，舞蹈以表其容，三者協和，而後文之爲藝也始精，其感人也始力。泛觀往古衆製，惟樂府爲能兼之。而詞者，樂府之正傳，有其長而通其變者也，故能發人情之祕奧，通樂理之精微，濟詩歌之絕運，開戲曲之先河，可謂兼包衆美者矣。此一事也。詩自五言倡於漢代，七言成於魏世，一句之中雜有單偶之辭，氣脈疏蕩，已較四言平整者爲優，然而錯綜之妙，變而未極。填詞遠承樂府雜言之體，故能一調之中長短互節，數句之內奇偶相生，調各有宜，雜而能理，或整若雁陣，或變若游龍，或碎若明珠之走盤，或暢若流泉之赴谷，莫不因情以吐字，準氣以位辭，可謂極纖綜之能事者矣。此又一事也。文學之美，有色有聲。聲成於平、上、去、入，而極於清濁、陰陽，沈休文所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者，是也。詞家於此，尤爲擅場，既辨五聲，復嚴上、去、一聲或咳，則一句落腔；一句或乖，則全篇失調。研律之工，精入毫髮，而一準天籟，匪由力至，亦可謂得音理之微妙者矣。此又一事也。文家遣辭，雅言則違俗，俗言則傷雅。用之廊廟者，不諧於里巷；習於民衆者，

不重於士夫。求其通上下之用、兼雅俗之宜、無施而不可者，厥惟填詞。故能高者比隆於《風》、《雅》，下者毗美於歌謠。經史之辭、民俗之諺、方里之音、古今之語，一入名手，俱皆妙諦。牢籠之廣、包舉之大，有文字以來殆無與比者焉。此又一事也。

總此四事，詞之本體已足度越往製。故雖分鑣詩賦而能奪幟文壇，雖晚出後代而能炳曜千古，非偶然也。世有以周、柳衍爲慢曲而後此體始廣，蘇、辛振以風力而後此體始尊者，豈探源之論哉。

緣起第二

溯詞體之緣起者多矣。綜比而觀，約有兩說。探索遠源者，謂詞者六代樂府之流變也，北曲之《捉搦》、《企喻》，南歌之《子夜》、《懊儂》，以及梁、隋君臣頌酒賡色之所作，皆其濫觴也。

朱弁《曲洧舊聞》：詞起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豈獨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吳越之錢俶，以工小詞爲能文哉。

楊慎《詞品序》：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已具矣。

沈雄《古今詞話》：楊用脩云：「填詞必泝六朝者，亦昔人探河窮源之意。」長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躡躡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梁僧法雲《三洲歌》一解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旁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二解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旁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梁臣徐勉《迎客曲》云：「絲管列，舞曲

陳，含聲未奏待嘉賓。羅絲管，陳舞席，斂袖嘿唇迎上客。」《送客曲》云：「袖繽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算，景已流，空紆長袖客不留。」隋煬帝《夜飲朝眠曲》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林中鳥，除却司晨鳥。」王叡《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領望江遙滴淚，白蘋風起水生紋。」《送神歌》云：「根根山響答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此六朝風華靡靡之語，後來詞家之所本也。略輯於此。

王世貞《藝苑卮言》：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用修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爲調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啓詞端，實爲濫觴之始。

徐世溥《悅安軒詩餘序》：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子夜》、《懷儂》諸辭，亦後世之風也。顧其淫聲甚於鄭衛，不可以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繇是始生詩餘。則詩餘者，接樂府，通歌謠，開詞曲，合《風》、《雅》之餘而爲言，所兼豈不大哉。乃其源始於吳聲小令。

毛奇齡《西河詞話》：白樂天《花非花》詩，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真《阿那

曲》，自是詞格。它若《回鶻》、《石州》、《阿鞞迴》、《迴波樂》、《烏鹽角》、《鸚鵡堆》、《水調歌頭》諸名，俱是樂府，然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爲填詞。由是推之，則梁武《江南弄》諸樂以及鮑照《梅花落》、陶弘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詞，何不可哉。

徐鉉《詞苑叢談凡例》：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

推求近因者，謂詞乃唐人律、絕之所嬾化也，《竹枝》、《楊枝》之曲，《涼州》、《伊州》之歌，以及伶官、伎女旗亭畫壁之所唱，皆其權輿也。

王灼《碧鷄漫志》：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

又：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

又：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

又：《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第不

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

朱熹《語類》：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却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蔡寬夫詩話》曰：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

宋翔鳳《樂府餘論》：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卽以彼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爲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遂競爲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

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

按綜觀上述各條，當知三事：一者，詞句長短由填實字入泛聲、和聲、散聲而成也；二者，詞調皆承教坊曲調而廣變之也；三者，唐人歌詩之法與後世唱詞之法相關至切也。此皆從詞之成形及其與音樂之關係考之，知其源出唐人絕句也。至《樂府餘論》及《四庫總目》謂其出於近體，而近體實兼包律詩與絕句而言。今觀詞中，如皇甫松《怨回紇》，五言律也，馮延巳《瑞鷓鴣》，七言律也，特不如絕句之多耳。

至晉賢汪氏謂長短句法源出三代、兩漢，

汪森《詞綜序》：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鏞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

樂園丁氏稱煩促詞調合于三百五篇，

丁澎《樂園閒話》：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其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鱸鱉。」此二、四